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莎士比亚全集

莎士比亚（英）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莎士比亚全集

著 莎士比亚（英）

【第四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第四幕

第一场 约克郡一森林

约克大主教，毛勃雷，海史丁斯及余人等上。

约 克 这座森林叫什么名字？

海史丁斯 这是高尔特里森林，大主教。

约 克 各位贵爵，让我们就在这儿站住，打发几个探子去探听我们敌人的数目。

海史丁斯 我们早就叫人探听去了。

约 克 那很好。我的共襄大举的朋友和同志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已经接到诺登勃兰新近寄出的信，那语气十分冷淡，大意是这样说的：他希望他能够征集一支实力强大的军队，亲自带领到我们这儿来；可是这目的并不能达到，所以他已经退避到苏格兰去，在那里待机而动；最后他诚心祈祷我们能够突破一切危险和敌人的可怕的阻力，实现我们的企图。

毛勃雷 这样说来，我们寄托在他身上的希望，已堕地而化为粉碎了。

一使者上

海史丁斯 现在你有什么消息？

使 者 在这森林之西不满一哩路以外，军容严正的敌人正在向前推进；根据他们全军所占有的地面计算，我推测他们的人数大约在三万左右。

毛勃雷 那正是我们所估计的数目。让我们迅速前进，和他们在战场上相见。

惠斯摩兰上。

约 克 那一位高贵的使臣访问我们来了？

毛勃雷 我想那是惠斯摩兰伯爵。

惠斯摩兰 我们的主帅兰开斯脱公爵约翰王子敬问你们各位安好。

约 克 惠斯摩兰伯爵，请您和平地告诉我们您的来意。

惠斯摩兰 那么，大主教，我要把您作为我的发言的主要的对象。

要是叛乱不脱它的本色，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暴动，在少数嗜杀好乱的少年的领导之下，获得那些无赖贱民的拥护；要是它果然以这一种适合于它的本性的面目出现，那么您，可尊敬的神父，以及这几位尊贵的勋爵，决不会侧身于他们的行列，用你们的荣誉替卑劣残暴的叛徒丑类张目。您，大主教，您的职位是藉着国内的和平而确立的，您的须髯曾经为和平所吹拂，您的学问文章都是受着和平的甄陶，您的白袍象征着纯洁，圣灵与和平的精神，为什么您现在停止您的优美的和平的喧讲，高呼着粗暴喧嚣的战争的口号，把经典换成了甲冑，把墨水换成了鲜血，把短笔换成了长枪，把神圣的辩舌化成了战场上的号角？

约 克 为什么我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这是您对我所发的疑问。我的简单的答案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害着重病的人；过度的宴乐和荒淫已经使我们遍身像火烧一般发热，我们必须因此而流血；我们的前王理查就是因为染上这一种疾病而不治自亡的。可是，我的最尊贵的惠斯摩兰伯爵，我并不以一个医生自任，虽然我现在置身在这些战士们的中间，我并愿做一个和平的敌人；我的意思不过是暂时借可怖的战争为手段，强迫那些被无度的纵乐所糜烂的人们得到一些合理的节制，对那开始扼止我们的生命活力的障碍作一番彻底的扫除。再听我说得明白一些：我曾经仔细衡量过我们的武力所能造成的损害和我们自己所身受的损害，发

现我们的冤愤比我们的过失更重。我们看见时势的潮流奔赴着那一个方向，在环境的强力的挟持之下，我们不得不适应大势，离开我们平静安谧的本位。好久以前，我们已经把我们的不满列为条款，向国王提出；在适当的时间，我们将要把它公开宣布，也许那时候无须请求，就可以邀蒙接受。当我们受到侮辱损害，准备声诉我们的怨苦的时候，我们总不能得到面谒国王的机会，而那些阻止我们看见他的人，也正就是给我们最大的侮辱与损害的人。新近过去的危机——它的用血写成的记忆还留着鲜明的印象——以及当前每一分钟所呈现的险象，使我们穿起了这些不合身的武装；我们不是要破坏和平，而是要确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真正的和平。

惠斯摩兰 你们的请求什么时候曾经遭到拒绝？王上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哪一个贵族曾经把你们排挤倾轧，使你们不得不用神圣的钤印，盖在这一本非法流血的叛逆的书册上，把暴动的残酷的锋刃当作了伸张正义的工具？

约克 我要解除我的同胞民众在他们自己家国之内所忍受的痛苦与迫害。

惠斯摩兰 这一种拯救是不需要的，而且那也不是您的责任。

毛勃雷 他跟我们都是亲身感觉到往日的创伤，在现今的局面下忍受着种种难堪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凭着我们的荣誉，采取一种激烈的手段呢？

惠斯摩兰 啊！我的好毛勃雷勋爵，您只要把这时代中所发生的种种不幸解释为事实上不可避免的结果，您就会说，您所受到的伤害，都是时势所造成，不是国王给与您的。可是照我看来，无论对于王上或是对于当前的时势，您个人都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理由。您的高贵而遗念尚新的令尊诺福克公爵的采地，不是已经全部归还您了吗？

毛勃雷 我的父亲从来不曾丧失过他的尊荣，有什么必须在我身上恢复的？当初先王对他十分爱重，可是为了不得已的原因把他放逐；那时哈利·波林勃洛克和他都已经跃马横枪，顶盔披甲，他们的眼睛里放射着火光，高声吹响的喇叭催促他们交锋，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的父亲把枪尖刺进波林勃洛克的胸中；啊！就在那时候，先王掷下了他的御杖，他自己的生命也就是在这一掷之中轻轻断送；他不但抛掷了自己的生命，无数的生命也相继在波林勃洛克的暴力之下成为牺牲。

惠斯摩兰 毛勃雷勋爵，你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话。喜尔福特公爵当时在英国是被认为最勇敢的武士的，谁知道那时候命运会向什么人微笑？可是即使令尊在那次决斗中得到胜利，他也决不能把他的胜利带出科文脱里以外去；因为全国人民都要一致向他怒斥；他们虔诚的祈祷和爱戴的忠诚，完全在喜尔福特的身上，他受到人民的崇拜和祝福远过于那时的国王。可是这些都是题外闲文，和我此来的使命无涉。我奉我们高贵的主帅之命，到这儿来询问你们有什么愤懑不平；他叫我告诉你们，他准备当面谈见你们，要是你们的要求在他看来是正当的，他愿意给你们满足，一切敌意的芥蒂都可以置之不问。

毛勃雷 这是他被迫向我们提出的建议，只是出于一时的权谋，并没有真实的诚意。

惠斯摩兰 毛勃雷，你抱着这样的见解，未免太过于自负了。这一个建议是出于慈悲的仁心，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提出的。瞧！你们一眼望去，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大军，凭着我的荣誉发誓，他们都抱着无限的自信，决不会让一丝恐惧的念头进入他们的心中。我们的队伍里拥有着比你们更多的知名人物，我们的兵士受过比你们更完善的训练，我们的甲

胄和你们同样坚固，我们的名义是堂堂正正的，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勇气不及你们呢？不要说我们是因被迫而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

毛勃雷 好，我们拒绝谈判，这是我的意思。

惠斯摩兰 那不过表明你们罪恶昭彰，因为理屈词穷，才会这样一意孤行。

海史丁斯 约翰王子是不是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代表他的父亲对我们所提出的条件作完全的决定？

惠斯摩兰 凭着主帅的身分，他当然有这样的权力。我奇怪您竟会发出这样琐细的问题。

约 克 那么，惠斯摩兰伯爵，就烦您把这张单子带去，那上面载明着我们全体的怨愤。照着我们在这儿所提出的每一个条款，给我们适当的补偿；凡是参加我们这次行动的全体人员，不论以往现在，必须用确切可靠的形式，赦免他们的罪名；把我们的愿望立刻付之实行，我们就会重新归返臣下恭顺的本位，集合我们的力量，确保永久的和平。

惠斯摩兰 我就把这单子拿去给主帅看，请各位大人当着我们两军的阵前跟我们相会；但愿上帝帮助我们缔结和平，否则我们必须用武力解决彼此的争端。

约 克 伯爵，我们一定出场就是了。（惠斯摩兰下）

毛勃雷 我的心头有一种感觉告诉我，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不能成立的。

海史丁斯 那您不用担心；要是我们能够在这样范围广大的条件上缔结我们的和平，并且努力坚持它们的实现，我们的和平一定可以像山崖一般坚固。

毛勃雷 是的，可是我们这一次举动，在国王的心目之中，将要和那些凭着无聊的细故藉端寻衅的行为同样看待；即使我们是为真理而殉身的忠臣义士，在暴风的簸扬之下，我们的

壳粒和糠秕将要不分轻重，善恶将要混淆无别。

约克 不，不，大人。注意这一点：国王已经厌倦于这种吹疵的责难，他发现杀死一个他所疑虑的人，反而在活间树立了两个更大的敌人；所以他要扫除一切芥蒂，免得不快的记忆揭起他失败的创伤；因为他充分明白他不能凭着一时的猜疑，把国内的敌对势力根除净尽；他的敌人和他的友人是固结而不可分的，拔去一个敌人，也就是使一个友人离心。正像一个被他的凶悍的妻子所激怒的丈夫一样，当他正要动手打她的时候，她却把他的婴孩高高举起，使他不能不存在着投鼠忌器的戒心。

海史丁斯 而且，国王最近因为诛锄异己，耗尽了他所有的力量，现在已经连惩罚的工具都没有了；正像一头失去爪牙的雄狮，不再有扑人的能力。

约克 您说得很对；所以放心吧，我的好司礼大人，要是我们现在能够取得我们满意的补偿，我们的和平一定会像一条重新接好的断肢折臂，因为经过一度的折断而长得格外坚韧。

毛勃雷 但愿如此。惠斯摩兰伯爵回来了。

惠斯摩兰重上。

惠斯摩兰 王子就在附近专候大驾，请大主教在两军阵地之间和他会面。

毛勃雷 那么凭着上帝的名义，约克大主教，您就去吧。

约克 请阁下先去向王子殿下致意，我们就来了。（各下）

第二场 森林的另一部分

毛勃雷，约克大主教，海史丁斯及余人等自一方上；约翰·兰开斯脱，惠斯摩兰，将校及侍从等自另一方上。

下斯脱 久违了，毛勃雷贤卿；你好，善良的大主教？你好，海史丁斯勋爵？祝各位日安！约克大主教，当你的信徒们听见钟声的呼召，围绕在你的周围，虔诚地倾听你宣讲经文的时候，谁不敬仰你是一个道高德重的圣徒？现在你却在这儿变成一个武装的战士，用鼓声激励一群乌合的叛徒，把“圣经”换成宝剑，把生命换了死亡，这和你的身分未免太不相称了。那高坐在一个君王的心灵深处，仰沐着他的眷宠的阳光的人，要是一旦和他的君王反脸为仇，唉！凭藉他那种尊荣的地位，他会造成多大的祸乱。对于你，大主教，情形正是这样。谁不曾听人说起你是多么深通上帝的经典？对于我们，你就是上帝的发言人，用天堂的神圣庄严开启我们愚蒙的导师。啊！谁能相信你竟会误用你的崇高的地位，像一个奸伪的宠人僭窃他君王的名义一般，把上天的意旨作为非法横行的藉口？你凭着一副假装对于上帝的热烈的信心，已经煽动了上帝的代理人，我的父亲的臣民，驱使他们到这儿来破坏上帝和他们的君王的和平。

约克 我的好兰开斯脱公爵，我不是到这儿来破坏你父亲的和平；可是我已经对惠斯摩兰伯爵说过了，这一种颠倒混乱的时势，使我们为了图谋自身的安全起见，不得不集合群力，采取这种非常的行动。我已经把我们的种种不满，也就是酿成这次战事的原因，开列条款，送给殿下看过了，它们都是曾经被朝廷所蔑视不顾的；要是我们正当的要求能够邀蒙接受，这一场战祸就可以消弭于无形，我们将要回复我们臣下的常道，克尽我们忠诚服从的天职。

毛勃雷 要不然的话，我们准备一试我们的命运，不惜牺牲到最后一人。

海史丁斯 即使我们这一次失败了，我们的后继者将要为了贯彻我

们的初衷而再接再厉；他们失败了，他们的后继者仍然会追踪他们而崛起；英国民族一天存在，这一场祸乱一天会终止，我们的子子孙孙要继续为我们的权利而力争。

兰开斯脱 你这种见解太浅薄了，海史丁斯，未来的演变决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

惠斯摩兰 请殿下直接答复他们，您对于他们的条件有什么意见。

兰开斯脱 它们都很使我满意；凭着我的血统的荣誉起誓，我的父亲是受人误会了的，他的左右滥窃威权，曲解上意，才会造成这样不幸的后果。大主教，你们的不满将要立刻设法补偿；凭着我的荣誉起誓，它们一定会得到补偿。要是这可以使你们认为满意，就请把你们的士卒各自遣返乡里，我们也准备采取同样的措置；在这儿两军之间，让我们杯酒言欢，互相拥抱，使他们每个人的眼睛里留下我们复归和好的印象，高高兴兴地回到他们的家里去。

约 克 我信任殿下向我们提出的尊贵的诺言。

兰开斯脱 我已经答应你们，决不食言。这一杯酒敬祝阁下健康！

海史丁斯 （向一将佐）去，队长，把这和平的消息传告全军；让他们领到饷银，各自回家；我知道他们听见了一定非常高兴。快去，队长。（将佐下）

约 克 这一杯酒祝尊贵的惠斯摩兰伯爵健康！

惠斯摩兰 我还敬阁下下一杯；要是您知道我曾经受了多少辛苦，造成这一次和平，您一定会放杯痛饮；可是我对于您的倾慕之诚，今后可以不用掩饰地向您表白出来了。

约 克 我诚心感佩您的厚意。

惠斯摩兰 辱蒙见信，欣愧交并。我的善良的表弟毛勃雷勋爵，祝您健康！

毛勃雷 您现在祝我健康，真是适当其时；因为我忽然觉得有点不舒服起来。

约 克 人们在遭逢恶运以前，总是兴高采烈；喜事临头的时候，反而感觉到郁郁不快。

惠斯摩兰 所以高兴起来吧，老弟；因为突然而至的悲哀，正是喜事临头的预兆。

约 克 相信我，我的精神上非常愉快。

毛勃雷 照您自己的话说来，这就是不祥之兆了。（内欢呼声）

兰开斯脱 和平的消息已经宣布；听，他们多么热烈地欢呼着！

毛勃雷 在胜利以后，这样的呼声才是快乐的。

约 克 和平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双方都是光荣的屈服者，可是谁也不曾失败。

兰开斯脱 去，贵爵，把我们军队也遣散了。（惠斯摩兰下）大主教，请您准许我带着我的随从，参观一下贵军的阵容。

约 克 去，好海史丁斯勋爵，在他们没有解散以前，叫他们排齐队伍。巡行一周。（海史丁斯下）

兰开斯脱 各位大人，我相信我们今晚可以在一处安顿了。

惠斯摩兰重上。

兰开斯脱 贤卿，为什么我们的军队站住不动？

惠斯摩兰 那些军官们因为奉殿下命令坚守阵地，必须听到殿下亲口宣谕，才敢离开。

兰开斯脱 他们知道他们的本分。

海史丁斯重上。

海史丁斯 大主教，我们的军队早已解散了；像一群松了轭的小牛，他们向东西南北四散奔走；又像一队放了学的儿童，回家的回家去了，玩耍的玩耍去了，走得一个也不剩。

惠斯摩兰 好消息，海史丁斯勋爵；为了你叛国的重罪，反贼，我逮捕你；还有你，大主教阁下，你，毛勃雷勋爵，你们都是叛逆要犯，我把你们两人一起逮捕。

毛勃雷 这是正大光明的手段吗？

惠斯摩兰 你们这一夥人的集合是正大光明的吗？

约 克 你愿意这样毁弃你的信义吗？

兰开斯脱 我没有用我的信义向你担保。我答应你们设法补偿你们所声诉的种种不满，凭着我的荣誉起誓，我一定尽力办到；可是你们这一群罪在不赦的叛徒，却必须受到你们应得的处分。你们愚蠢地遣散了你们自己的军队，这正是你们轻举妄动的下场。敲起我们的鼓来！驱逐那些散乱的逃兵；今天并不是我们，而是上帝奠定了这次胜利。来人，把这几个反贼押上刑场，那是叛逆者最后归宿的眠床。（同下）

第三场 森林的另一部分

号角声；两军冲突。福斯泰夫及科尔维上，相遇。

福斯泰夫 尊驾叫什么名字？请问你是个何等之人？出身何处？

科尔维 我是个武士，将军；我的名字叫科尔维，出身山谷之间。

福斯泰夫 好，那么科尔维是你的名字，武士是你的品级，你的出身所在是山谷之间，科尔维将继续做你的名字，叛徒是你新添的头衔，牢狱是你安身的所在，它是像山谷一般幽深的，所以你仍然是山谷里的科尔维。

科尔维 你不是约翰·福斯泰夫爵士吗？

福斯泰夫 不管我是谁，我是跟他同样的一条好汉。你愿意投降呢，还是一定要我为你而流汗？要是我流起汗来，那是你爱人的眼泪，悲泣着你的死亡。所以提起你的恐惧来，向我颤栗求命吧。

科尔维 我想您是约翰·福斯泰夫爵士，所以我向您投降。

福斯泰夫 我这肚子上长着几百条舌头，每一条舌头都在通报我的名字。要是我有一个平平常常的肚子，我就是全欧洲最活

动的人物；都是我这肚子，我这肚子，我这肚子害了我。咱们的主将来啦。

约翰·兰开斯脱，惠斯摩兰，勃伦脱及余人等上。

兰开斯脱 激战已经过去，现在不用再追赶他们了。惠斯摩兰贤卿，你去传令各军归队。（惠斯摩兰下）福斯泰夫，你这些时候躲在什么地方？等到事情完结，于是你就来了。像你这样玩忽军情，总有一天会有一座绞架被你压坏的。

福斯泰夫 要是果然会有那样的事，殿下，那么我真是抱歉得很；我知道谴责和非难永远是勇敢的报酬。您以为我是一只燕子，一枝箭，或是一颗弹丸吗？像我这样行动不便的老头子，也会像思想一般飞奔吗？我已经用尽我的能力赶到这儿来；我已经坐翻了一二百匹骏马；经历了这样的征途劳苦，我还居然凭着我的纯洁无瑕的勇气，一手擒获了约翰·科尔维爵士，一个最凶猛的武士和勇敢的敌人。可是那算得了什么？他一看见我就吓得投降了；我正可以像那个罗马的鹰爪鼻的家伙一般说着这样的豪语，“我来，我看见，我征服。”

兰开斯脱 那多半是他给你的面子，未必是你的力量。

福斯泰夫 我不知道。这儿就是他本人，我把他交给您了；请殿下把这件事情写在今天的记功簿上；否则上帝在上，我要把它编成一首歌谣，封面上印着我自己的肖像，科尔维跪着吻我的脚。要是我被迫采取这一种办法，你们大家在相形之下，都要变成不值钱的镀金膺币，我要在荣誉的晴空之中用我的光芒掩盖你们，正像一轮满月使众星黯然无光一样；否则你们再不用相信这一个高贵的人所说的话。所以让我享受我的应得的权利，让有功的人高步青云吧。

兰开斯脱 你的身子太重了，我看你爬不上去。

福斯泰夫 那么让我的功劳大放光明吧。

兰开斯脱 你的皮太厚了，透不出光明来。

福斯泰夫 无论如何，我的好殿下！让我因此而得到一些好处吧。

兰开斯脱 你的名字就叫科尔维吗？

科尔维 正是，殿下。

兰开斯脱 你是一个有名的叛徒，科尔维。

福斯泰夫 一个有名的忠臣把他捉住了。

科尔维 殿下，我的行动是受比我地位更高的人所支配的；要是他们听从我的指挥，你们这一次未必就会这么容易得到胜利。

福斯泰夫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出卖了自己的；可是你却像一个好心的汉子一般，把你自己白送给了我，我真要谢谢你的厚赐哩。

惠斯摩兰重上。

兰开斯脱 你已经吩咐他们停止追逐了吗？

惠斯摩兰 将士们已经各自归队，囚犯们等候着处决。

兰开斯脱 把科尔维和他的同党一起送到约克去，立刻处死。勃伦脱，你把他带走，留心别让他逃了。（勃伦脱及余人等押科尔维下）现在，各位大人，我们必须赶快到宫廷里去；我听说我的父王病得很重；我们的消息必须在我们未到以前传进他的耳中，贤卿，（向惠斯摩兰）烦你先走一步，把这喜讯带去安慰他，我们跟着就可以从从容容地奏凯归朝。

福斯泰夫 殿下，请您准许我取道葛罗斯脱郡回去；您一到了宫里，我的好殿下，千万求您替我说两句好话。

兰开斯脱 再会，福斯泰夫；我在我的地位上，将要给你超过你所应得揄扬。（除福斯泰夫外均下）

福斯泰夫 我希望你有一点儿才情；那是比你公爵的地位好得多的。说句老实话，这个年青冷静的孩子对我并没有好感；

谁也不能逗他发笑，不过那也不足为奇，因为他是不喝酒的。这种不苟言笑的孩子们从来不会有什么出息；因为淡泊而无味的饮料冷却了他们的血液，他们平常吃的无非是些鱼类，所以他们都害着一种贫血症；要是他们结起婚来，也只会生下一些女孩子。他们大多是愚人和懦夫；倘不是因为有什么东西燃烧我们的血液，我们中间有些也免不了要跟他们一样。一杯上好的白葡萄酒有两重的作用。它升上头脑，把包围在头脑四周的一切愚蠢沉闷混浊的乌烟瘴气一起驱散，使它变得敏悟机灵，才思奋发，充满了活泼热烈而有趣的意象，把这种意象形之唇舌，便是绝妙的辞锋。好白葡萄酒的第二重作用，就是使血液温暖；一个人的血液本来是冰冷而静止的，他的肝脏显着苍白的颜色，那正是孱弱和怯懦的标记；可是白葡萄酒会使血液发生热力，使它从内部畅流到全身各处。它会叫一个人的脸上发出光来，那就像一把烽火一样，通知他全身这一个小小的王国里的所有人民武装起来。那时候分散在各部分的群众，无论是适处要冲的或者是深居内地的细民，贱隶，都会集合在他们的主帅心灵的麾下，那主帅拥有着这样雄厚的军力，立刻精神百倍，什么勇敢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这一种勇气却是从白葡萄酒得来的。所以武艺要是没有酒，就不算一回事，因为它是靠着酒力才会发挥它的威风的；学问不过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只有好酒才可以开启锁钥，把它拿出来公之人世。所以哈利太子是勇敢的；因为他从父亲身上遗传来的天生的冷血，像一块瘦瘠不毛的土地一般，已经被他用极大的努力，喝下很好很多的白葡萄酒，作为灌溉的肥料，把它耕垦过了，所以他才会变得热烈而勇敢。要是我有一千个儿子，我所要教训他们的第一条合乎人情的原则，就是戒绝一切没有味道

的淡酒，把白葡萄酒作为他们终身的嗜好。

巴道夫上。

福斯泰夫 怎么啦，巴道夫？

巴道夫 军队已经解散，全体回去了。

福斯泰夫 让他们去吧。我要经过葛罗斯脱郡，拜访拜访那位劳勃脱·夏禄先生；我已经可以把他放在我的指掌之间随意搓弄，只消略费工夫，准叫他落进我的圈套。来。（同下。）

第四场 威司敏斯脱 耶路撒冷寝宫

亨利王，克拉伦斯，葛罗斯脱，华列克及余人等上。

亨利王 各位贤卿，要是上帝使这一场在我们的门前流着热血的争执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一定要领导我们的青年踏上更崇高的战场，让他们的刀为护持圣教而高挥。我们的战舰整装待发，我们的军队集合待命，我去国以后的摄政人选也已经确定，一切都符合我的意愿。现在我只需要一点身体上的健康，同时还要等待这些作乱的叛徒们束手就缚的消息。

华列克 我们深信陛下在这两个方面不久都可以如愿以偿。

亨利王 亨弗雷我儿，你的太子哥哥呢？

葛罗斯脱 陛下，我想他到温莎打猎去了。

亨利王 哪几个人陪伴着他？

葛罗斯脱 我不知道，陛下。

亨利王 他的兄弟汤麦斯·克拉伦斯不跟他在一起吗？

葛罗斯脱 不，陛下；他在这儿。

克拉伦斯 父王有什么吩咐？

亨利王 没有什么，我只希望你好，汤麦斯·克拉伦斯。你怎么不跟你的太子哥哥在一起？他爱你，你却这样疏远他，克拉

伦斯。你在你的兄弟们中间是他所最喜欢的一个，多跟他亲近亲近，我的孩子，也许我死了以后，你可以在他的尊荣的地位和你的其余的兄弟们之间尽你调和沟通的责任；所以不要疏远他，不要冷淡了他对你的好感，也不要故意漠视他的意志，他的恩眷是不可失去的。只要他的意志被人尊重，他就是一个宽仁慈爱的人，他有为怜悯而流的眼泪，也有济弱扶困的慷慨的手；可是谁要是激怒了他，他就会变成一块燧石，像严冬一般阴沉，像春潮的冰雪一般翻脸无情。所以你必须留心看准他的脾气。当他的心里高兴的时候，你可以用诚恳的态度斥斥他的过失；可是在他心情恶劣的时候，你就应该让他逞意而行，直到他的怒气发泄完毕，正像一条离水的鲸鱼在狂跳怒跃以后，终于颓然倒卧一样。听我的话，汤麦斯，你将要成为你的友人的庇护者，一道结合你的兄弟们的金箍，有毒的谗言将要向他们恶意中伤，只有你才可以保全你们骨肉的至情。

克拉伦斯 我一定尽心尽力尊敬他就是。

亨利王 你为什么不跟他一起到温莎去，汤麦斯？

克拉伦斯 他今天不在那里；他是在伦敦用午餐的。

亨利王 什么人和他作伴？你知道吗？

克拉伦斯 还是坡因斯和他那批寸步不离的随从们。

亨利王 最肥沃的土壤上最容易生长莠草；他，我的青春的高贵的影子，是被莠草所掩覆了；所以我不能为我的身后而忧虑。当我想像到我永远离开人世，和列祖同眠以后，你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混乱荒唐的日子，我的心就不禁悲伤而泣血。因为他的任性的胡闹要是不知检束，一味逞着他的热情和血气，一旦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啊！那时候他将要怎样的张开翅膀，向迎面而来的危险和灭亡飞扑过去。